

# 克“毒”制胜靠智慧

● 曹东义<sup>1\*</sup> 李佃贵<sup>1</sup> 裴 林 刘启泉<sup>2</sup> 王彦刚<sup>2</sup> 王 丽<sup>2</sup> 高绍芳<sup>2</sup>

**关键词** 克毒 隐匿潜藏 转化克制 化毒为药

在2009年第2期《中医药通报》上,我们于“毒的启示”一文里,主要谈到了什么是毒,“毒从何来”的问题。在本文里,我们着重探讨中医克毒制胜的智慧,回答“毒向何处去”的问题。

## 1 隐匿潜藏,避其锐气

中医认为“六淫太过即是毒”,因此《内经》有寒毒、热毒、湿毒等称谓。对于六气过盛变为六淫的危害,古人主张要主动避免,而不是无畏地暴露于其毒害之中。

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曰:“上古圣人之教下也,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,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。”把避免虚邪贼风的伤害,看做是自古相传的防病之道,所以岐伯认为这是上古圣人都重视的问题。

《灵枢·九宫八风》说:“谨候虚风而避之,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,如避矢石然,邪弗能害,此之谓也。”文中所提“谨候”虚风,可以看出圣人的谨慎态度;“日避”虚邪,则反映了其不敢松懈的精神状态。

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,引用《阴阳大论》曰:“冬时严寒,万类深藏,君子固密,则不伤于寒。触冒之者,乃名伤寒耳。其伤于四时之气,皆能为病,以伤寒为毒者,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。”因为寒气暗藏杀机,所以有修养的君子,就要隐匿潜藏,避其锐气。

在积极避免毒邪伤害方面,古人发明了隔离病人的措施,比如设立“疫室”,使病人与健康人群尽量少接触。孔子探望伯牛的时候不入其室,就有这层预防的意思。明确提到“疫室”设置的文献,见于《素问·刺法论》。

## 2 健体强身,迎击毒气

人是重感情的,有的时候不能像孔夫子那样,只在窗口探望,而必须“进入疫室”,或照顾患者,或治疗病人,必须密切接触。这时应该怎么办?《素问·刺法论》提出,首先要在思想上不怕邪毒,要相信自己的正气能够抗击邪毒。因此说:“不相染者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。”文中把“正气存内”与“避其毒气”并举,放在同

等重要的地位看待。篇中还提出来,用药浴和内服小金丹的方法,来避免邪毒的侵害,以达到“无疫干”的境界。

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曰:“阴者藏精而起亟也,阳者卫外而为固也。”把阴精与阳气一样看作是正气的一部分,而且“藏精”是卫护身体、避免外邪伤害的基础。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更明确指出:“夫精者,身之本也。故藏于精者,春不病温。”本来《素问》的作者主张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,而在这里却提出来“藏于精者,春不病温”,可见“藏精”的重要性。

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有《辟温》一节,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。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,有洗浴、熏蒸的方法,有健身运动的方法,也有很多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,或者佩戴香囊、药囊,或者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。比如他在“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”的使用方法中,提到把药物“内著鼻中”的用药方法,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。另外一首“断温疫转相染著,乃至灭门,延及外人者方”,用丹砂、雄黄、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,服后“可与病人

\* 作者简介 曹东义,男,主任医师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研究方向:中西医结合临床呼吸病防治,著有《中医外感热病学病史》。

• 作者单位 1.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(050031);2. 河北省中医医院(050031)

同床、传衣”。可见,孙思邈不仅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有很深认识,而且对于服用药物增强抵抗力、预防传染病,也有很深的研究。

### 3 解毒排毒,给毒出路

现代医学强调杀菌消毒,主张消灭病原。中医学面对毒邪伤害的应对措施,与此有所不同。中医除了积极预防之外,就是主张转化,把有害物质的毒性降低,称为解毒。毒性降低的过程,就是转化克制的过程。

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曰:“风淫于内,治以辛凉,佐以苦;以甘缓之,以辛散之。”用药物的偏性、毒性,战胜外来邪毒对人体的危害。同样的道理,对于“热淫于内”,“湿淫于内”,“火淫于内”,“燥淫于内”,“寒淫于内”的各种毒害,都有相应的应对策略:既不可太过,也不能不足,以适中为度。

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曰:“帝曰:有毒无毒,服有约乎?岐伯曰:病有久新,方有大小,有毒无毒,固宜常制矣。大毒治病,十去其六,常毒治病,十去其七,小毒治病,十去其八,无毒治病,十去其九。谷肉果菜,食养尽之,无使过之,伤其正也。”这是用药物的偏性、毒性治疗疾病的大原则。

孙思邈说:“有天行温疫病者,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。斯盖造化必然之理,不得无之。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,而不能废之。虽不能废之,而能以道御之。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,能知撙节,与时推移,亦得保全。天地有斯瘴疠,还以天地所生之物,以防备之,命曰知方。”疫毒之气产生于自然界,就可用自然界的物质制约它,这个过程

叫“以道御之”;即使是“瘴疠”毒邪,也可以用药物防备它的危害。后人根据毒邪的性质形成了散寒解毒、利湿解毒、清热解毒种种不同的治疗方法。

无论是“毒从外来”,还是“毒从内生”,都可以用药物制约、抵抗其毒害,也可以因势利导,把邪毒排出体外,比如使用汗法、吐法、泻法、利尿法排出毒邪。可单用一法,也可联合数法,使进入体内不同部位的毒邪排出体外,使其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减轻,或者完全消除,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排毒法。

### 4 化毒为药,因势利导
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记载中医驾驭中药,减毒增效最早的专门著作,后世一直遵循其中提出来的配伍原则,有相须、相使、相杀、相恶种种不同。后来的医学家逐渐积累经验,不但增加了很多味有毒、无毒的药物,而且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炮制理论和丰富的炮制技术,如《雷公炮制论》就是一部代表作。

有了这些组方、炮制经验,古人探索的足迹并没有停止,金元时期的张元素、王好古等人,又发明了“引经报使”学说。也就是在方子里,增加一些针对某个经脉的药物,然后改变整个方剂的作用方向,使组合效应的“大方向”,有了“制导系统”的方向盘,让药物改变其固有的作用趋势,按照医疗的需要“直达病所”,可以减少用药,提高疗效。

对于进入人体的邪毒,是否可以“提取毒素”,成为防治疾病的有用之物呢?善于“化毒为药”的中医,又开始了新的探索。比如,天花人痘疫苗的创制成功,就说明了

古人克毒制胜的巨大智慧。

我国古代医籍上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,始于晋代葛洪(公元 281-342 年)的《肘后备急方》,书中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流行情况。书中这样写道:“比岁有病时行,乃发疮头面及身,须臾周匝,状如火疮,皆载白浆,随决随生,不即治,剧者多死。治得差者,疮痂紫黑,弥岁方灭,此恶毒之气。”这个引起人体发病的毒气是如何产生的?葛洪加以考证,认为是“(东汉)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,乃呼为虏疮。”认为此病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,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,故名“虏疮”。

经过中医与天花近千年的斗争,人们在中医免疫思想的指导下,在“化毒为药”的实践经验启发下,逐渐创造出来“人痘疫苗”。公元 1695 年张璐的《医通》中记有痘浆、旱苗、痘衣等法,并记述种痘法“始自江右,达于燕齐,近则遍行南北。”由此可见,我国发明种痘术后,到了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,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了。

朱奕梁《种痘心法》进一步指出:“良由苗种愈久,则药力之提拔愈清,人工之选练愈熟,火毒汰尽,精气独存,所以万全而无患也。若‘时苗’能连种七次,精加选练,则为‘熟苗’。”这种通过连续接种,选练多次来减低痘苗毒性的方法,是现代科学原理的先声。

人痘疫苗是一个伟大原始创新,它是人类消灭传染病的最主要武器。琴纳牛痘疫苗的技术改良、巴斯德的进一步集成创新,终于发展成为涵盖许多传染病预防的常用技术,中医学的原始创新凝聚着艰辛地探索和巨大的智慧。